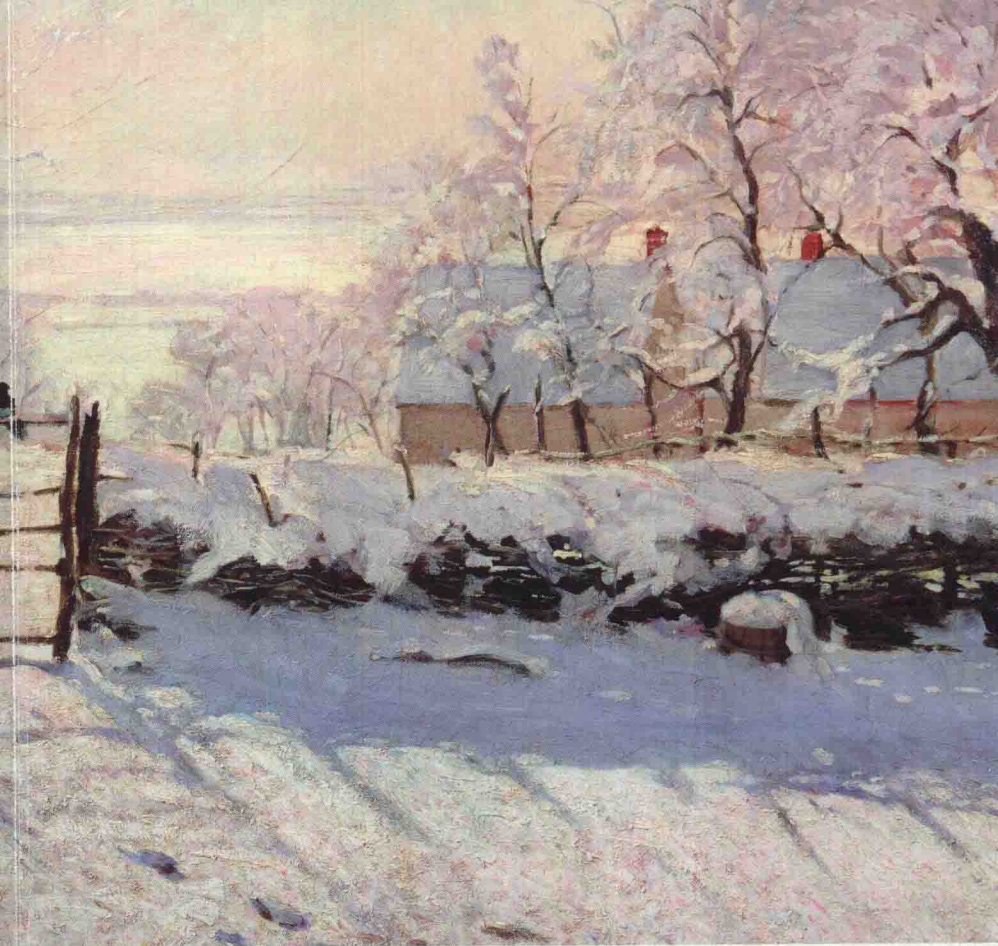




青年作家创意写作书系

# 草莓冰山

张楚◎著

那是口废井，  
水还旺着，  
水面杂生着碎叶睡莲，  
有时能听到青蛙和昆虫的嘶鸣……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青年作家创意写作书系

# 草莓冰山

张 楚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草莓冰山 / 张楚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7.9  
(青年作家创意写作书系)  
ISBN 978-7-5329-5536-7

I. ①草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8771 号

## 草莓冰山

张 楚 著

---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 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 
邮 编 250002  
网 址 [www.sdwyppress.com](http://www.sdwyppress.com)

---

读者服务 0531—82098776 (总编室)  
0531—82098775 (市场营销部)  
电子邮箱 [sdwy@sdpress.com.cn](mailto:sdwy@sdpress.com.cn)

---

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7.5  
字 数 160 千  
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 
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5536-7  
定 价 30.00 元

---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

## 目 录

---

001 // 草莓冰山

020 // 旅行

043 // 被儿子燃烧

059 // 赵素娥

074 // 穿睡衣跑步的女人

093 // 绵羊向西

114 // 大象

162 // 因恶之名

---

## 草莓冰山

### 一

新搬来的拐男人，天气若是好时，总要抱着孩子去井边玩。那是口废井，水还旺着，水面杂生着碎叶睡莲，有时能听到青蛙和昆虫的嘶鸣。孩子喜欢跪在井边的倭瓜秧里逮蝈蝈，蝈蝈青绿肥硕。她把蝈蝈的翅膀掰下，圆肚塞进嘴巴，然后盯着别人，老牛反刍似的咀嚼。她好像长期处于某种饥饿状态。那个夏天，这个被男人称为“小东西”的小女孩，时常套着条裤衩，光着胸脯，被她父亲用右臂揽住腰身，站在午后的大街上，张望着行人。

来我的商店时，男人通常会把小东西搁在店前的沙堆上，自己寻了凳子坐，透过玻璃看着她。有时一个顾客也没有，房东的狗卧在屋檐的阴影下，恹恹地啃着骨头，而我，也没心情翻那本侦探小说，就点支香烟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闲聊。他的瞳孔是棕色的，乙肝患者那种，得体而机警地注视着我，点点头，要么含混地摇头——

类似大多数北方山区的农民，他也是个嘴拙舌笨的人。偶尔他眼神游离，去看小东西。小东西捧着沙子，手合成沙漏，沙子便没有声息地流。有时她扭了头，咿咿呀呀地和男人说话。她属于那种说话晚的孩子，我听不懂她嘟囔些什么。

那个夏天暴雨连绵。我一点都不喜欢夏天。下雨的时候，我也得套上雨披胶鞋，蹬着辆金牛蛙牌破三轮车，赶到学校接孩子们。那是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。我没问过他们的名字，也许问过，只是后来忘记了。我的记性是越来越糟了。他们都白白胖胖，是那种典型的营养过剩的孩子。跳上车后，他们大声地吵个不停，厨房里的蟑螂一样放肆，即便下雨了，也龟缩在雨衣里，坚持互相咒骂。也许，他们认为这是最愉快的功课吧。我怀疑两个男孩都暗中喜欢女孩，这样，他们的争论让我隐隐厌恶起他们的早熟。

把他们挨个送回家后，我敞开店门，等着快下班的工人来买便宜的杂货。“你真勤快，”男人说，“现在，像你这么肯吃苦的小伙子不多了。”

心情好时，我会告诉他，我其实是个懒鬼，衣服生了虱子也不洗的那种人。我现在这么勤快，只是想攒笔钱。“不是为了娶老婆，”我解释说，“我需要一笔路费和生活费，我想离开这地方……”

他会盯着女儿说：“哦。”良久才转过头，机械地扫扫我，再去瞥他女儿，同时喃喃着叹息道：“哦……是这么回事……哦。”

尽管我们是邻居，但我很少去他家。偶有一次替房东大妈收电费，才发觉他租的这两间房子远不如我租的那两间敞亮，面西背东，

都夏天了，还那么阴。斑驳的墙壁上爬着肉乎乎的潮虫，竹节蜘蛛在水缸沿编了密网，网上粘着死掉的苍蝇和蜜蜂。我拿碗去水缸里舀水时，碗里游着条红褐色的蜈蚣。

“你们这样，会很容易生病的。”我警告他说，“你要是生不起病，最好在屋里喷些杀虫剂。”

“好的好的，”男人慌乱地说，“你们家……有杀虫剂吗？”

他借走了我的杀虫剂，再也没还我。他还经常来借些似乎不该借的东西，譬如粮食。“半袋就行，”他怯声怯气地说，“这阵子手里紧……没钱买米了。”除了大米和面粉，他借过的东西还有：汤匙、麝香虎骨膏、一双再生塑料拖鞋、半瓶山西老醋、一台我祖父留给我的牡丹牌收音机。气温高达三十九摄氏度的那几天，他从我的店里顺手搬走了几个西瓜。“你记账吧。”他说，“等我有钱了，马上还给你。”他说话的时候脸有些红。我很少看到成年的男人脸红。

“好吧。你缺什么就拿什么，”我说，“不过，你老婆要是回来了，别来跟我借避孕套啊。”

“好的好的，”他说，“我老婆该来看我们了。”他有点得意，“你没见过我老婆。她在城里上班。她……很漂亮呢，就是有点黑。”

我觉得他是在撒谎。也许他根本没老婆，没准这个小东西是个弃婴，被他抱来收养的。谁知道呢？我对别人的兴趣不是很大，除了那个每天从我门口经过的姑娘。

## 二

这姑娘在清水镇的手套厂上班。她眼睛近视，总是眯缝着眼睛骑自行车。下午六点，太阳光很柔，她还是戴着顶宽檐的白色草帽。我怀疑她上学时练过铅球，她裙子下的小腿粗壮光滑，蹬起自行车来肌肉一绷一弛。她不怎么会打扮，有天穿了条蓝色花点裙子，脚上却套着双红白相间的厚短袜。

“她真像匹斑马，”我对男人说，“精神啊，真他妈精神。”

男人对我的赞美不发表意见。

“听我说，她家离这里肯定很远，信吗？她骑自行车总是这么快。她妈肯定在家等着她吃晚饭呢。”

男人有时候听腻歪了，就说：“你要是喜欢人家，就找个媒人介绍介绍。”

我会问：“她漂亮呢，还是你老婆漂亮？你老婆什么时候来看你们？”

“快了，快了。”他说，“她要是没时间来看我们，我们就坐着火车去看她。”

后来的某个清晨，他真的带上小东西去看他老婆了。他说他老婆在青岛。我知道青岛离我们这里很远，但是不知道远到何种程度。男人出门之后我曾找了张地图，用食指比画了比画。北京离我们这里一指，青岛是一指半，而我知道，北京离我们这里足有一千里地。



那天他隆重地向我辞别，并且跟我借了二百块钱。他显得很不好意思：“你是个好人。你放心，等我回来，我会连本带息还给你。”我说利息就算了。“那哪行呢？”他坚持说，“利息是肯定要付的，而且要比银行的利息高。”他的样子让我觉得有些啰唆。

他犹豫片刻。“你能再借给我双袜子吗？”他脱掉鞋，脚趾便从袜子里露出来，“我……我穿着双破袜子去看她……会被她……笑话的。她是个喜欢干净的女人。”

我只好又借给他两双袜子。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应该就是碰上了这么个好邻居。他颇为激动地攥着两双袜子，想说点什么，但也只是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。这样，在那个夏日清晨，这只“老袋鼠”，揣着“小袋鼠”，坐着火车去找他们的“母袋鼠”了。我开始后悔借给他二百块钱，他要是不回来了，他的那些账，还有我的两双袜子，找谁要呢？可是我想更倒霉的是房东，那个退休的老太太根本不懂得男人走了，估计房租要泡汤了。

早晨、中午和晚上，我还是定时定点接送三个孩子。只不过那个箍着牙齿矫正器、本来就爱动的男孩创造了一个危险游戏：他让另外两个孩子按住他的脚踝和大腿，上半身倒仰着，像一扇被剖了胸膛的猪肉，从三轮车里骄傲地摊出去，同时他的胳膊模仿着各种动物的舞蹈动作。因为他这个高难度的游戏，我被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罚了十块钱。之后我就把这孩子的活儿给辞了。傍晚时，“斑马姑娘”又路过我的店铺，不过没瞥我半眼。我想我的好日子什么时候才来呢。我总是对自己说，我要离开这个小县城了。我要离开这个穷地方，去城里走走。我一身的腱子肉，怎么都不会饿死。我

的理想是到城里的工地上做个建筑工人，开着吊车运钢筋和水泥板。要是做不成建筑工人，我就去当演员。我长得比我们县的那个男播音员强多了。演员做不成，我就去唱歌。我的嗓门比电视里那些唱美声的胖子们还亮。当然，如果连歌手也做不成，那么，我想，在饿死之前，我就再回到清水镇。

### 三

我没料到半个月后，男人就带着小东西回来了。看来他确实交了好运气，腰板挺得直直的，那支椿木拐杖换成了不锈钢的；虽然刚下火车不久，但还能瞧出来头发是打了发胶的。小东西鼯鼠似的尾随他身后，穿着双花里胡哨的新凉鞋。他还了我的二百块钱，并且执意付我十块钱的利息。“你不能不要，不要就是看不起我们。”他说话时使用了“我们”这个词，说明他真的找到了他的老婆。看来他老婆在城里混得不错。

使我惊奇的是，小东西说话突然清晰了许多。她坐在沙子上，抠着自己的新凉鞋，说：

“草莓……冰……山。”

“草莓”两个字她说得无比清脆。草莓冰山？大概是一种冷饮的名字了。

“你老婆好吗？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”男人说，“就是瘦了。”

他说话时没什么表情，眼睛愣愣地盯着小东西。小东西吮吸着手指说：“草莓……冰……山。”

她的瞳孔在烈日下保持一种贪婪的淡黄色。她好像胖了点，头发黑了点，还换了条新裙子。这些好像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另外她多了个新玩具——一只毛茸茸的狗熊。她把狗熊抱在怀里，时不时伸出柔软的舌头，咬它的圆鼻子。她好像已经学会了如何亲吻别人。

男人手里有了钱，便很少来我店里闲坐。他比以前更为沉闷，隔三岔五来店里买一块五一袋的东北三宝酒。这酒是用人参、枸杞泡制的粮食酒，喝起来就跟用刀子割喉咙似的，刚喝下去没酒劲，过半个时辰胃里就像倒了瓶硫酸。“你少喝点，小心胃溃疡。”男人不回答，只是用手点着零钱。

“我要去看我老婆了。”半个月后他说，“小东西想她妈了。她想吃草莓冰山了，连做梦都舔舌头。”

这次他没和我借钱，他租了辆夏利，直接开到百里之外的火车站。我帮他把破行李塞进出租车的后备厢，又把从小东西手里掉下的狗熊捡起来给她。她蜷在男人的怀里，小得像只早产的猫。“一路顺风啊！”我对他们父女俩大声地嚷嚷。

他们是十天后返回的。如果没有记错，这次和上次没什么明显区别。只不过小东西的狗熊不见了，怀里紧紧地搂着天线宝宝和樱桃小丸子。她头上戴着维吾尔族的花帽子，很多假辫子将她的额头衬托得小了些。她好像还认识我。

## 四

这个燥热的夏天，青岛变成了我最熟悉的城市。当然，他们频繁的旅行并没有让我对青岛这座城市了解得更多。我想象着他们一家三口在街心花园散步，想象着他们一起到冷饮店吃冰激凌，到烧烤店吃烤鱿鱼和烤蚕蛹，或者到海边逮海鸥，我对城市的向往便会更强烈。我已经做好准备，等明年开春后，也像我的邻居那样，坐着火车，去城里看看。我长这么大，还没坐过火车。

我对男人的老婆没好印象，每次都是男人拖着瘸腿和小东西去看望她，她却从不回来。男人很少提及她，即便提及，也只是概括性的描述，譬如，“她漂亮着呢”“她有点黑”“她喜欢吃椰子”“她抽烟”“她带小东西去吃汉堡包”“她信佛的”，诸如此类模糊而又高度抽象的话。随着频繁的青岛之旅，男人的脾气暴躁起来，也许，是对女人的想念让他有些焦躁？有天早晨，我听到隔壁摔盘子的响声，接着小东西纤细的哭声变得尖锐起来。我过去的时候，他正朝着小东西叫嚷：

“吃吃吃！吃屎啊你！你除了吃还会干什么！”

看到我他就噤了声。我把小东西抱起来，她嚶嚶地抽泣，胸脯起伏着。我听到她说：

“妈姆，我吃冰山……妈姆……妈姆……妈姆……”

我抱她出了屋子，给了她支草莓雪糕。在太阳底下，我发现她的胳膊上全是瘀伤，红一块紫一块的。一定是男人动手打她了，而

且不是那种简单明了的殴打，是用手指掐的。这种打孩子的方式有着女人式的恶毒。我不由愤怒起来。男人坐在门槛上抽烟，我对他破口大骂的过程中，他比哑巴还哑巴。最后我威胁他说：

“你要是再打小东西，就把从我店里赊的账全还了！妈的！把我的收音机也还我！”

他的头快要埋进裤裆里。后来他真就把头埋到裤裆里了。

我的警告和劝阻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，我仍常听到他咒骂小东西。兴许他是个好面子的男人，每次都会尽量把声音压得很低，可歇斯底里的咒骂声仍不可避免地通过劣质墙板清晰地传过来。他掌握的脏话有限，吼叫声显得陈旧而缺乏新意：“贱货！”“婊子养的贱货！”这些言辞经常在深夜伴随着小东西尖厉的哭声，在我的房间里蜜蜂似的颤抖着嗡嗡乱飞。

他和我的关系疏远起来，很少来我店里闲逛，也不来借东西。我觉得这样有些不妥。那个斑马姑娘也有阵子没从门口经过了，我很少看到她戴着性感的墨镜和帽子，海豚一样游过我的视线。我怀念起她粗壮大腿的同时，对邻居的歉意也萌生出来。有天我买了只南京板鸭，给小东西送了过去。在门口，小东西正独自玩。她拿了把破工具刀，割樱桃小丸子。她已经把樱桃小丸子的肚子剖开了，撕扯着肚子里柔软细碎的海绵。

“叫叔叔。”

她面无表情地也斜我一眼，继续去割樱桃小丸子的脖子。然后她一把就将樱桃小丸子的脑袋拧了下来。

“叫叔叔啊。”

她盯着我，半晌才缓缓地、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

“贱……货……婊……子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叫叔叔啊，叔叔给你鸭子吃。”

她用手撕扯着海绵，盯着地面上自己的影子说：

“贱……货……婊……子……”

那只鸭子被我自己吃掉了。我对邻居恢复了那种鄙夷的态度。  
这个猥琐的家伙什么时候搬走呢？

## 五

男人的脾气变大的同时，手里的钱似乎也多起来。我记得有个喜欢写黄色小说的作家说，残疾人的性生活是值得祝福和怀疑的。但男人只拐了条腿而已，有些事情肯定比我做得更好。从第一个陌生女人踏进他们的厢房，已有些日子了。我很纳闷男人是如何联系到这些廉价夜莺的。

这些鸟都长着鲜艳的羽毛。有时她们顺便来我的商店里买东西，譬如香烟或者汽水，还有个女人问我店里卖不卖避孕套，而且要那种双层加厚外带水果味的避孕套。我喜欢盯着她们看。我看不出她们的年龄，在夜晚不太明亮的光线下，她们的脸形和眼睛都差不多，我只是恍惚闻到一张张红润的嘴唇散发出苹果糜烂的香气。通过她

们的口音我才敢断定，她们并非同一个人。我想男人是疯了，不是他疯了就是这些女人疯了。

男人遇到这种情况，会把小东西支到我的店里。我们就坐在板凳上看电视。她喜欢爬到我的腿上，双臂吊着我的脖子打秋千。电视里通常会放映清宫戏，我看不太懂，孩子也没有兴趣。有时候看着看着，我们的眼睛就互相对视，我朝她笑笑，她只是望着我，脸上肌肉僵硬。她的眼睛越来越大，深陷的眼窝像投到屏幕上的暗影。实在觉得没意思，她就换上我的大拖鞋，在屋子里跳格子。跳着跳着她就发呆，盯着身后的格子动也不动。我在她木偶般晃动的影子里，时常听到隔壁的叫声。我知道那是什么声音，我感觉到我体内的一些不安分的因素在萌动，我真想拿把镰刀阉了这男人。小东西什么都不懂，玩腻了就爬上我的床睡觉。她从不和我说话。她睡觉的时候眼睛是半睁着的，我总是怀疑她其实是醒着的。我甚至怀疑她什么都懂，和大人一样懂。她只是患了自闭症。

我去他们家拿我的扑克牌的那个晚上，月光很白。男人这段时间迷上了占卜，白天的时候经常和房东大妈用扑克算卦。门虚掩着，我挑开门帘，然后看到了意料之外的画面。没开灯的屋子被月光映得很亮，男人的身体像尾草鱼扑腾着，同时伴随着哗啦哗啦的水声。女人的喘息声并不明显，细细的，从喉咙里一丝一丝挤出来。男人嘴里不时冒出一两句脏话，恶狠狠地，牙齿似乎都咬碎了。他们并没有发现我。

我突然想撒尿。我觉得我必须撒泡尿。我转身逃离房间时，脚底下似乎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。我以为是凳子，小心地用手去扶。

然后，我摸到了一只温软的小手——是小东西。我蹲下身时几乎要踩到她。原来她就蹲在墙根。我看不清她的脸，只是摸到了她的头发，水淋淋的。后来我摸到了她的眼睛，也是水淋淋的。我把她抱在怀里，她的身体一直哆嗦着，好像很冷。

在我的房间里，她也不说话。她只是瞪着一双眼睛。我等着男人做完事后把她抱走。她在我怀里一直哆嗦着。我真怕她就那么死了。

## 六

好歹天气爽了——是一下子爽起来了。除了接孩子们上学放学、开商店，我在一家“爱心服务中心”接了份新活：用那种坚硬的麻花钢丝，通上电源，帮居民楼的住户通堵塞的下水道。我还算喜欢这工作，钢丝在隆隆的噪响中钻进黑暗中的洞穴，下水道就汩汩涌出淤泥、头发、糜烂的避孕套和香烟头。这种连轴转的状态让我没时间去琢磨别人的事情，甚至淡忘了斑马姑娘。我很少在吃饭时扒着柜台等她下班，晚上也通常早早就睡了。我的梦很脏。有天我梦到和女人做爱。令我焦急不安的是，我看不清女人的面孔，只是和一双修长饱满的大腿纠缠，这让我口干舌燥。在一阵麻冷的涌射中我突然惊醒过来。原来有人敲门。

是个女人。店里有些黑，看不清模样。她在食品架上搜寻着，最后怀里堆得满满的，凑到白炽灯泡下问：“你……有雪糕吗？”

她要了两支草莓味的雪糕。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奇怪，很明显是



蒙山一带的，有些艮，不是纯正的蒙山话，她的舌头似乎打了卷。付了钱后她没着急走，而是从身上摸索出盒香烟，抽出一根，在掌心戳了戳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哥们，借个火。”我递过去，她划了两根才点着，猛吸了两口，烟雾从鼻孔里徐徐地喷出。然后她走开了。我这才看清，她穿着一件勒腰的网衫，银白色的，后面露出一大片白。

第二天，我在房东的院子里看到了她。房东的院子里栽了好些向日葵，刚爆出黄色的花盘。房东的孙女和小东西围着那口井追逐。她和房东就站在一排向日葵下，抱着胳膊说话。后来房东进了屋， she就把小东西招呼过去，在井沿边坐下，唱歌。说实话，她长得还没有斑马姑娘漂亮，皮肤黑，眼窝凹陷，个子矮矮的。她唱的歌我没听懂，大概是另外一种方言了。声音有些沙哑，像是迟钝的玻璃刀划过石灰墙壁。

如果我没猜错，她应该就是隔壁男人的老婆了。

我没想到，晚上的时候，男人拎着两瓶酒过来。他有阵子没和我交往了。他扔了拐杖，拖着条腿自己寻了两只瓷碗，把酒倒满了。“我老婆回来了，”他的眼睛像快要熄灭的烟头，“她……来看我们了，”他小心地咳嗽两声，把碗端平，“今天我请客，喝吧。”那个晚上，我们把他老婆从青岛带回来的两瓶洋酒喝个精光，舌头都大了起来。他是何时哭起来的，我也记不清楚。他哭的样子有些奇怪。他蜷缩在墙角，双臂紧紧地箍着他的瘸腿，肩膀一颤一颤，偶尔抬起脑袋，捏着发红的鼻子擤鼻涕。擤完鼻涕，他把手在鞋帮上蹭蹭，埋了头继续哭。我劝他快去睡觉，他盯着我半晌说：“她明天就走了……她都不让我碰她……”